

初期女性苏菲研究



[美]拉基亚·艾拉汝伊·科奈尔 著
马仲荣 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初期女性苏菲研究



[美]拉基亚·艾拉汝伊·科奈尔 著
马仲荣 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期女性苏菲研究 / (美) 拉基亚·艾拉汝伊·科奈尔著;
马仲荣译.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660-1235-7

I. ①初… II. ①拉… ②马… III. ①穆斯林—妇女
问题—研究—古代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7387 号

初期女性苏菲研究

著 者 [美] 拉基亚·艾拉汝伊·科奈尔

译 者 马仲荣

封面设计 宗彦辉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3757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235-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فهذه كتب المسلمين في هذا الأمر

كتاب ١ معاني الزهد كتاب ٢ لطائف المعاني

كتاب ٣ ذكر النسيئة الصوفية كتاب ٤ قواعد الصوفية

كتاب ٥ النجاة كتاب ٦ الجواهر والنفوس

كتاب ٧ درر الصادق كتاب ٨ الفاتحة الصوفية

كتاب ٩ مائة الفقرة كتاب ١٠ نزهة الصوفية

كتاب ١١ زعم تكبير العلماء كتاب ١٢ آداب مجالسة السالكين

كتاب ١٣ ذكر بحر الصوفية كتاب ١٤ درر الصوفية

كتاب ١٥ الفرواسيه كتاب ١٦ آداب العشرة

كتاب ١٧ محاسن الآداب كتاب ١٨ المنهج الصوفي

كتاب ١٩ بيان الشريعة والحقيقة كتاب ٢٠ أسرار الصوفية

ما روي في هذا الكتاب من كلام العبد الفقير
الاستاذ الميامن العلامة الذريعة للفقير على الخلق العرف
في سنة ١٢٠٠

致 谢

没有这三位人士的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完成。第一位是摩洛哥（Morocco）首府拉巴特（Rabat）达尔杜克图书馆（Librairie Dar al-Duke）的所有者穆斯塔法·纳吉（Mustafa an-Naji）先生。1994年，当时我和丈夫正在进行摩洛哥杜克夏季计划，穆斯塔法从他书店的书架上抽出阿拉伯语版的苏拉密的《女苏菲潜修者记》（Dhikr an-niswa al-mutaabbidat as-sufiyyat）对我说：“拿它做点什么吧。”如果穆斯塔法不这样说，我不会产生以伊斯兰教妇女为学术兴趣的想法，并在这条路上学识和灵性都获益良多。

对这本书做出贡献的第二位是生命之源出版社（Publisher of Fons Vitae）的编辑兼出版商格雷·亨利（Gray Henry）女士。如果苏拉密活在今天，他一定会把格雷女士收录到当代献身于灵性的妇女的作品当中。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得到利雅德（Riyadh）苏拉密手迹的影印本，让我能够对苏拉密有关女苏菲的这部大作进行重要的编辑和翻译；如果没有她在沙特阿拉伯的朋友和费萨尔基金图书馆（Faisal Foundation Library），这本最早的手迹连同苏拉密重要的历史贡献可能还会湮没无闻很多年。

帮助我成就这部作品的第三个人是我的丈夫文森特·J. 科奈尔（Vincent J. Cornell）。他是我的伴当、老师、批评家、文字编辑。没有他，这本书无法完成。两年多来，我的“女士们”把他从自己的研究中拉出来，吸引我们花费无数的时间来讨论思想、追踪线索、论辩观点，沉浸在苏拉密的世界里。我们去西北大学接送女儿萨基娜（Sakina）的漫长车程，尤其是最可宝贵的纪念。那些日子全是关于苏拉密和他的女苏菲们的讨论，我相信她们的祝福（baraka）让我们的车程一路平安。有时候，甚至连萨基娜也融入我的痴迷当中，帮我修改翻译和导论。

还有一些人同样为此书做出了贡献。我尤其要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卡尔·厄恩斯特先生，他阅读了译文初稿，并做了评论，对导读部分要包括哪些内容给出了宝贵的建议。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米里亚姆·库柯（Miriam Cooke）女士，她通读了导论部分的文稿，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修改。同样还要感谢美国穆斯林诗人丹尼尔·阿卜杜·海伊·摩尔（Daniel Abd al-Hayy Moore）先生，他帮我修改了苏拉密的作品和附录《拣选的本质》（Sifat as-Safwa）中诗歌的翻译。我同样要感谢我的学生和教学助理奥米德·萨菲（Omid Safi）。他现在在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担任宗教学副教授。在解释苏拉密的作品和贾米（al-Jamī）《纳帕哈提》（Nafahat al-Uns）文选中的一些波斯语语汇方面，他做了非常重要的帮助。最后，我还要提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地理系的丽贝卡·朵布斯（Rebecca Dobbs），她制作了地图“苏拉密的妇女世界”，还有罗布·贝克（Rob Baker）、克里斯·般迪（Chris Bandy），以及茉莉·兰内斯（Molly Rannells），她们在本书的设计、制作以及对内容的校对过程中付出了集体努力。

2013年2月，大洋彼岸的马仲荣博士写信给我。他对拙著做了简约精要的评价，并告诉我中国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的发展和繁荣。马博士恳切地表达了要将拙著翻译成汉文的愿望。我记得，他在文中用了一句经典的中国苏菲的表达：“惟妙笔乃能装修两世。”我认为，这是学者对自己学术志业的美好举意，更是一种文化担当。所以，我欣然同意了马博士的要求。奇妙的汉语象形文字跃动着中华文化古老的智慧。苏拉米用古典阿拉伯语书写的古老的苏菲故事通过美妙的汉语来讲述，这本身就是一次迷人的揭开面纱之旅，让我们共同欣赏吧。

拉基亚·艾拉汝伊·科奈尔（Rkia Elaroui Cornell）

杜克大学，亚非语言文学系

序 言

“穆斯林妇女备受压迫。”人们碰到这种成见，有多么常见?! 这种说法广泛地被人们传诵，却很少被质疑，它被作为常识而流行，被看作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接受这种说法的人基本上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位穆斯林妇女，或者与之交谈。他们或许以自由主义者自命，从没想过要对黑人或犹太人制造什么种族歧视。但是，不知何故，欧洲人和美国人却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要比穆斯林男士优越，认为后者对压迫妇女永不餍足。西方人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社会的理想化形象在实践中屡遭背叛，将我们的理想形象和其他人的实践相比有失公允，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想想那些近在咫尺的例子，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些事实：例如阶级、种族、国家、城市和农村，它们可能在决定妇女地位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认为穆斯林游离于这些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之外，这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群体中，只有他们被看作完全为宗教所统治——而这个宗教当然被等同于原教旨主义，而这个词汇在新闻媒体大受欢迎。即便像巴基斯坦（Pakistan）和孟加拉（Bangladesh）有女性部长，而美国距离有一位女性总统还其路漫漫，但这也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所谓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妇女这一印象。

很多人会同意，对一个很大群体的负面认识——而既没有证据也没有原因支撑这种认识，应该被视作偏见，除此别无他意。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通过现代历史，看到了一条关于穆斯林妇女跟风盲从和消极形象的无尽河流。这些形象是殖民话语的巨型复杂图式中的一部分，这种话语的建立以文明优越性为基础，认为欧洲主导世界是合理的。这种殖民话语得到旅游作家和东方主义画家（几乎都是男性）对穆斯林王室后宫的幻想的滋养，并以面纱为

人格解体和令人战栗的限制之体现而得以持续。在任何一种真正的、鲜活的穆斯林妇女的声音无法在场的情况下，这种抽象化和刻板形象主宰了西方对穆斯林妇女的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苏拉密亡佚已久的关于女苏菲的著作在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出人意料地重见天日，这确实令人激动。女性主义学者们正在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中发掘着关于女性灵性的巨大宝藏，在此之际，伊斯兰教也隐藏着同样的财富，对此无须表现出诧异。正如拉基亚·科奈尔（Rkia Cornell）巧妙地指出，有关这部早期女苏菲的著作的踪迹在伊斯兰教文献中已经逗留了千年之久。大学者如贾米和贾沃齐从中汲取资源作为他们自己有关苏菲主义的传记写作，但是在此之前，它却沦于被湮灭遗忘的命运。

这个被再次发现的文本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伊斯兰教初期妇女灵性生活的哪些方面？拉基亚·科奈尔审慎地将此描述为一种“面纱传统”，在此当中，那些端庄的、圣徒般的妇女所称的隐私，实际上被掩盖在神秘之中。该文本同时揭示，早期苏菲妇女中存在好几种苦修和秘密功干的派别。当然，有一名女苏菲，她的名字在神秘主义研究者中广为人知——巴士拉的拉比亚，她的生涯和言语因为玛格丽特·史密斯（Margaret Smith）的努力而家喻户晓。但是，拉比亚只是众多神秘主义者中的一位，对她的理想化处理凑巧让其他人的贡献黯然失色。通常，仅仅提到拉比亚，只不过是妇女最微不足道的意指，在这样一种约定俗成的姿态后面，作者们也常常觉得没有义务对此添枝加叶。更为宏大的苏菲主义的传记典籍里，在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男性苏菲身后通常缀上寥寥几名妇女的传记故事，而聊以为装饰。正如科奈尔指出的，人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穆斯林作者中间存在的厌恶倾向（尽管现实距离通常描绘的普遍的刻板印象很遥远）。

但是，这本著作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泾渭分明地展现了在伊斯兰教服伺真主的核心类别中的女性灵修传统。但是，恰如我们从那些教导男人、批评那些声名卓著的男性苏菲之缺点的妇女身上所看到的，这并不意味着从属于男性。这里还有一个显著的尼斯旺（niswan，女性骑士制度）传统，与男性中间传播广泛的称之为富图瓦（futuwwa）的道德教义制度相对应。所有这一切在严酷的苦修氛围中得以进行，这种苦修正是早期苏菲运动的总体特征。

这本著作还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即早期苏菲主义是根据伊斯兰教的中心关怀和经典根据而形成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现代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导致了

一个关于苏菲灵性是非伊斯兰教的这样一种亘古未有的疑问甚至投射。但是，苏拉密——一位在《古兰经》和“圣训”研究中具有丰厚学术成就的学者——展示了，苏菲主义作为一种灵修的志业，是伊斯兰教学习和虔修的压顶石。

拉基亚·科奈尔精心翻译和注释了这本内容丰富的文献，她的导读阐明了这本书在其著作等身的作者苏拉密的作品中的重要性。她解释了如何解读其简洁的风格，并通过历史语境和比较观察，从中梳理出大量的信息。这本译作是如何解读早期阿拉伯语著作的典范。但是这种注重细节的学问的真正结果是向新的受众揭示这颗女性灵智的珍宝。我希望这次“揭开面纱”将会给读者提供一次良机，来评估一千多年前的穆斯林妇女们深沉的宗教选择，也希望这部重要的文献能够帮助读者们对今天穆斯林妇女的宗教生活有新的理解。

卡尔·厄恩斯特 (Kar Ernst)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目 录

导 读 / 1	第十九章 / 72
第一章 / 50	第二十章 / 73
第二章 / 54	第二十一章 / 74
第三章 / 55	第二十二章 / 76
第四章 / 56	第二十三章 / 78
第五章 / 57	第二十四章 / 80
第六章 / 58	第二十五章 / 81
第七章 / 59	第二十六章 / 82
第八章 / 60	第二十七章 / 83
第九章 / 61	第二十八章 / 84
第十章 / 62	第二十九章 / 85
第十一章 / 63	第三十章 / 87
第十二章 / 64	第三十一章 / 90
第十三章 / 65	第三十二章 / 91
第十四章 / 66	第三十三章 / 92
第十五章 / 67	第三十四章 / 93
第十六章 / 68	第三十五章 / 95
第十七章 / 70	第三十六章 / 97
第十八章 / 71	第三十七章 / 98

第三十八章 /	100
第三十九章 /	102
第四十章 /	103
第四十一章 /	104
第四十二章 /	106
第四十三章 /	108
第四十四章 /	109
第四十五章 /	111
第四十六章 /	112
第四十七章 /	114
第四十八章 /	115
第四十九章 /	117
第五十章 /	118
第五十一章 /	120
第五十二章 /	121
第五十三章 /	123
第五十四章 /	124
第五十五章 /	125
第五十六章 /	126
第五十七章 /	127
第五十八章 /	128
第五十九章 /	130
第六十章 /	132
第六十一章 /	133
第六十二章 /	134

第六十三章 /	136
第六十四章 /	137
第六十五章 /	138
第六十六章 /	139
第六十七章 /	141
第六十八章 /	143
第六十九章 /	144
第七十章 /	145
第七十一章 /	146
第七十二章 /	147
第七十三章 /	148
第七十四章 /	149
第七十五章 /	150
第七十六章 /	151
第七十七章 /	152
第七十八章 /	153
第七十九章 /	155
第八十章 /	156
第八十一章 /	157
第八十二章 /	158
结 尾 /	159
附 录 /	160
专有名词一览表 /	189
作品一览表 /	222
译者后记 /	224

导 读

苏拉密和他的女苏菲

蒙 面

在伊斯兰教中，没有比苏菲（Sufi）一词更广受争议的了。至今，对苏菲的源起、其宗教实践的本质、教义的含义，学者们仍然各抒己见。涉猎这些主题最早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文论是布哈拉（Bukhara）的卡拉巴基（Abu Bakr al-Kalabadhi，？—伊历 380 年/西元 990 年）的《苏菲学说概论》（Kitab al-Ta'arruf li Madhhab ahl-tasawwuf）^①。他在这一著作的首章广泛讨论了“苏菲”一词。在列举了一长串词源学上可能的语汇、引述了诸多著名的具有苏菲特征的宗教奇迹之后，卡拉巴基通过描述著名的埃及苏菲左农·米斯里（Dhu al-Nun al-Misri，约伊历 246 年/西元 861 年）和一位不知名的女苏菲在叙利亚海边的邂逅结束了该章：

左农说，我在叙利亚海边看到一位妇女，于是问她，“你从哪里来

① 《苏菲学说概论》，伊斯兰教苏菲派理论著作。主要内容为：（1）苏菲界说和历史上留有著作的知名苏菲学者简介。（2）苏菲教义概述。（3）苏菲功修概述。（4）苏菲用语和“人主合一”概述。（5）苏菲神秘主义的种种表现。其中以苏菲教义和功修两部分为全书的重点。在苏菲教义部分，其基本内容包括：信经典和信安拉启示；信安拉独一和具有其他诸多德行，信安拉前定和创造力，信末日审判，信直觉体认安拉，人能见安拉，信诸天使和众先知，信苏菲的吾里能创造奇迹，信诸教法派的法理、学说，以及作者对主命、义务、承诺、强迫、功利、信仰的本质的见解等。在苏菲功修部分，对功修的各个阶段及心理感受作了细致的描述，诸如忏悔、忍耐、安贫、恐惧、虔诚、热情、感激、信靠、满足、确信、回忆、亲近、临近、爱慕、分离、入迷、陶醉、沉思、无我、寂灭等情感和精神境界。该书为苏菲派早期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之一，以调和苏菲主义与“正统”教义为主导思想，曾对后世苏菲学者产生广泛影响，尤受到阿拉伯穆斯林和苏菲学者的重视。对研究苏菲教义、教理有重要史料价值。——译者注（根据《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愿真主怜悯你)?”她回答道:“我来自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夜里就动身起床,‘以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们的主’^①。”接着我又问:“你要到哪里去?”她答道:“去‘商业不能使他们疏忽而不纪念真主’^②的人当中去。”“请给我描述一下这些人吧!”我说。于是,她朗诵道:

一个将他们的愿望专注于真主的民族,
除此之外,别无他志。

这些人的目标就是他们的主和主人,
这个目标多么高贵,无与伦比!

他们不为此岸世界和个人的荣耀而竞争,
不管是食物、奢侈品,还是后代,

他们不为上乘、昂贵的衣服,
也不为城市中的安逸和舒适,

他们为一个应许的提升位置步履匆匆,
知道每一步使他们更接近远端的地平线。

他们是洗浴和细谷的人质。

你终究会看到,他们都在山巅聚集。

卡拉巴基以一首诗作为该著作最重要一章的结尾,表现了他对这位无名氏作者对苏菲主义理解的重视。左农提出了苏菲教义中的阶段(maqamat)^③和状态(ahwal)^④。这位妇女使他认识到苏菲主义的本质并不在超验的出神状态,而在于精神功修,这是卡拉巴基自己关于“苏菲是一种进行方式”或者说学派(Madhhab,麦兹哈布)的镜像。真正的苏菲者是心灵因《古兰经》的精神而震颤的穆斯林。他们“夜里就动身起床”,献身于对真主的铭记。他们的“愿望专注于真主”,心无旁骛。他们的目标唯有真主。只有忽视这个尘世及其荣誉,他们才能“为一个应许的提升位置步履匆匆”。他们离群索居,献

① 《古兰经》三十二章(赛直德),十六节。

② 《古兰经》二十四章(努尔),三十七节。

③ 音译“玛嘎麻提”,指苏菲神秘主义修炼由低级到高级的各个品位。——译者注

④ 音译“哎哈瓦利”,指苏菲神秘主义修炼时所产生的不同心理状态。——译者注

身真主，他们或栖身水泊野沟，或蚁聚高山之巅。总之，苏菲是穆斯林当中之俊彦。如果苏菲是一位妇女，她与其他苏菲的差异主要在于对真主的爱是一种全身心地付出的天命。

在卡拉巴基的时代，没有比措辞巧妙的文辞或构思雅致的诗歌更能表现一个人的背景资质了。学者、朝臣及其他社会精英，都通过表现他们在修辞、隐喻等艺术手法方面的学识，表示深谙文艺创作。诗歌在表现思想时简洁而富于感召力，故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尤其受到推崇。作为灵修智者，苏菲提供了有关这一艺术形式的一些最令人瞩目的例子。无论在圣徒传记、苏菲诗歌集，还是在教义文论中，如同卡拉巴基提到的无名氏女苏菲，他们都会被描绘成能够用不同的诗歌形式即兴吟咏。

在这样一种文艺传统下，如果有一首上乘诗作被收录在有关苏菲教义的文论之中，它就会被公认为是学识上达到了极高成就的苏菲之作。尽管上述女苏菲已经在苏菲学识上达到了这一高度，卡拉巴基还是没有告诉读者这位给左农深刻影响的女修行者的身份。通过这种匿名不彰的方式，她也没有对这位比她更负盛名的对话者的独特地位形成挑战。卡拉巴基通过只提及左农·米斯里之名，让这位埃及的苏菲大师对这位女苏菲智慧的领受形同己出。

遮盖妇女话语是卡拉巴基表现苏菲历史的典型手法。在《苏菲学说概论》中唯一一个提及名字的女苏菲是巴士拉（Basra）的贤哲拉比亚·阿达维亚（Rabia al-Adawiyya，卒于西元801年），她被提及四次。然而，这些简略的引述对拉比亚的话语权影响甚微，甚至无所影响。在卡拉巴基看来，拉比亚·阿达维亚只不过是一则比喻，一种修辞，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卡拉巴基认为大多数妇女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实践都有所不足。故此，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苏菲主义，她们的话语都不可能有权威性。尽管卡拉巴基宣称这种不足并非出自妇女的本然部分（fi acyanihinna），但这种不足在妇女的宗教功干中是显而易见的。卡拉巴基说道，妇女在宗教功干上有所不足，因为在月经期间，她们无法礼拜和斋戒。他还说，任何人在宗教功干上有所不足，在信仰上同样如此。“宗教功干即是信仰本身。即便在那些没有将信仰视为完全基于经典之人的眼里，二者仍是一体。”

卡拉巴基对妇女视之不高，这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苏菲当中并非个案。将女苏菲的教导、甚至她们的存在，掩藏在阴暗无闻的面纱之后，卡拉巴基并不是最糟糕的一个，但在那份冗长的男性苏菲主义大家的名单中，他

在时间上堪可名列前茅。在女性缺位规则的观照下，拉比亚·阿达维亚与左农邂逅的那位无名女苏菲在《苏菲学说概论》中的出现只是一种特例，而非其他妇女效法的楷模。因为这样的女性如此罕有，她们的智慧鹤然卓立于男性当中，却成了对穆斯林妇女大众的反讽，后者被认为在灵修方面无法和男性等量齐观。

但是，并非所有的苏菲对女性的看法如此消极。那些在其作品中收录了女苏菲的苏菲作家们显然比那些在其作品中排除了女苏菲的作家们对女性看得更高。例如，赫拉特（Heart）的阿布杜·拉赫曼·贾米（‘Abd al-Rahman al-Jamī）^①在《纳帕哈提》（Nafahat al-Uns）附录中有穆太奈比（Al-Mutanabbi）^②的一首诗歌，诗作表现出对男女平等的强调：

如果所有妇女恰如我们所言，
那么她们应该更加受到青睐。

“太阳”一词的阴性不是反讽，
“新月”一词的阳性也非荣耀。

然而即便这首诗歌，看起来也并非如其笔墨形容的那样积极。第二句中性别平等的论断和前一句性别不平等的意蕴相抵牾。该诗第一句使用条件式（阿拉伯语：law kana），表明并没有真正表示妇女高于男人或者两相平等。实际上，这句话从语法的角度表达了一种不可能：绝大多数妇女永远不会是“恰如我们所言”的。尽管可能有少许妇女超凡出众，在才智上超过男人，但就总体而言，妇女并不优于男人，因为她们无法和男人等量齐观。阳性本身并不是足可以自豪的事物，阴性本身也并非令人羞愧的标记。性别的不平等依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穆太奈比在诗中并没有抬高妇女的地位，而只是给卡洛琳·海布伦（Carolyn G Heibrun）的见解提供了

① 贾米，全名为毛拉纳·努尔丁·阿布杜·拉赫曼（Mawlana Nur al-Din‘Abd al-Rahman 1414—1492 年），伊斯兰教苏菲派著名学者、诗人，祖籍伊斯法罕（Ispahan），生于赫拉特（Heart）附近的贾姆（Djam）地区，故称贾米（Djamī，意思是加姆人）。《纳帕哈提》（Nafahat al-Uns）又译作《人类的馨香》，作者用散文传记体的形式描述了 582 名苏菲长老和 34 名寻道者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观点，是研究卡迪里教团（al-Tariqah al-Qadiriyyah）历史与宗教思想的重要资料，在中亚和我国穆斯林中流传甚广。——译者注

② 穆太奈比（Abu al-Tayyib Ahmad ibn Husayn，西元 915—965 年），生于伊拉克，阿拉伯阿拔斯朝著名诗人，其诗以雄浑豪放、富于哲理见长。——译者注

又一个例子。“那些超凡出众的妇女是普通女性中的重要囚徒，既证明任何妇女都能做（非凡的事），又通过她们在男人世界中的卓尔不凡表明，别的妇女无法做到。”

如今的情形略有不同。除了在美国和西欧，很难找到一项苏菲训令在政策上接受妇女。尽管有很多妇女成为苏菲大师的弟子，但更多妇女却无法像男士一样接近苏菲教导。在很多伊斯兰国家，妇女参加苏菲活动被边缘化了：她们到圣墓寻求祝福或参加公众节庆往往受到限制。在南亚，妇女可能成为圣墓守护者甚至成为介于苏菲主义和正统伊斯兰教中间的海兰达尔（qalandar）^①或者玛琅（malang）^②。但是，在制度化的苏菲教义中，性别隔离依然被奉若圭臬。例如，妇女在摩洛哥（Morocco）可以出现在著名的苏菲教团伊萨瓦（Isawa）或哈玛德莎（Hamadsha）公众聚会时的“穆黑宾”（muhibbin）（“神爱者”）或者食客当中。但是上述教团中却罕有妇女内修者（fuqara）。在埃及，苏菲教团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正式禁止妇女取得苏菲成员资格。在埃及城市如开罗（Cairo）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遵行苏菲大师教诲的妇女通常必须在半隐蔽状态下进行苏菲功干。她们聚会的房舍或地点要和男士们举行功干的地方相分离。偶尔，作为一种权宜，苏菲祈祷性集会可能由女性苏菲志愿者协会赞助组织，例如，埃及的阿舒拉穆罕曼底耶（Ashira Muhammad-iyya）教团。虽然苏菲大师们会给妇女讲道，但是很难看到妇女和男人们一道参与功干和祈祷，而后者正是苏菲教义的特色。

对妇女持续的不信任和她们在众多苏菲中显现的灵性，是苏拉密的女苏菲著述在当今苏菲主义和伊斯兰教研究中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使得无数女苏菲彪炳历史的著作。她们服务苏菲兄弟，与他们一道修习，在资金上给予支持，甚至有时候在学识上超越他们。因为苏拉密的著作通过展示苏菲主义形成期女性并没有时时被排除在精神生活的公共方面，从而对当代限制妇女参与苏菲功修理念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苏拉密将妇女描绘成和男性在宗教和智慧上完全平等，在苏菲学识和功干上也旗鼓相当。不同于卡拉巴基乐于将女苏菲的贡献藏诸无名，苏拉密坚持昭示她们的名字和教义内容。

① 海兰达尔（qalandar），中亚苏菲派苦修者的称谓。——译者注

② 玛琅（malang），南亚穆斯林对有智慧、自由，并且已经摆脱了尘世的纷扰的人的称呼。——译者注